

布 鼓 集

杨 乾 坤

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布鼓集

杨 乾 坤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· 杂文集 ·

布 鼓 集

杨 乾 坤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商洛地区印刷厂印刷

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7.875印张 144千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

ISBN 7-224-01810-4/I·406

定价：3.90元

自序

谈论世道人心，杂文算是极好的文体。因其和现实切贴，生动泼辣有益，而且能移人情，于是大受青睐。

对于杂文的写作，我虽为时较晚，却甚为宝爱。鲁迅精神在，日照大旗红，它激励着我的为文：为时而著，为事而作，不敢有半点含糊。故尔翻检平日所作，颂歌有，赞诗有，助威呐喊有，当然，自觉的忧患意识也有。这种忧患意识，有时虽不被人理解，不招人喜欢，而我总觉得，在不少时候，它甚至比颂歌盈盈好得多。国歌歌词有云：

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唱起它，我们就要居安思危，更何况我们并不安然，例如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“球籍”问题，就万不可视而不见。因而我也就不揣冒昧，便以浅薄的应时文章，针砭起时弊来了。但我知道这类文章应当速朽，应当与时弊同时灭亡。“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，倘非自身也被排除，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，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”（鲁迅语）。

基于这种思想，我便留心各种事物，凡见到听到想到而可以成章者，则写将出来，或许愚者千

虑，稍有一得。倘能如此，则我的兴奋之情决不会亚于获诺贝尔奖的。人笑我痴迷，我认了。常香玉说，戏比天大，对于我，杂文的位置和常氏戏的位置肯定相仿佛。于是在本业之余，不敢懈怠，只是身心交累，亦未见多大长进，常常自责：“孺子不可教也”，到底还是无可奈何。因而所写的几篇小文，虽有嬉笑怒骂在，却是“初级阶段”，离那“移人情”的杂文境界，大抵还相差甚远。

于是导师教我，杂文应精警。此言极是，然而自知为才识学胆所囿，岂敢有非分之想。朋友语我，杂文应讲究文采。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，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坏处，何况那振聋发聩之辞。惜乎如我者辈，警句不能造，准警句不可造，即令是上口的文字，也是不好造的。所以收入这集子中的九十余篇小文，涉猎面不敢言广，思想性不敢言深，文采不敢言有，唯可自慰者，真情尚在。以我之真情写事写人写社会，情虽可逸出，只是力薄声微。遂将集子以《布鼓集》名之，取“雷门布鼓勿讥小”之意。

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八日

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	(1)
先向杂文求讽刺·····	(1)
我之“明星”观·····	(4)
刘姥姥的世故·····	(7)
荤·开荤·开洋荤·····	(10)
“三十六计”补遗·····	(13)
但愿“月”长久·····	(16)
说“庆”·····	(19)
快·····	(22)
术语·····	(25)
如此“领衔主演”·····	(28)
拟古文两则·····	(30)
仿生·····	(32)
李白为何无官运·····	(34)
过关与划圈·····	(37)
笑的功能·····	(39)
咋舌·····	(42)
陈秀云的识与胆·····	(44)
江山也要文人捧·····	(46)

缓冲·····	(48)
刘三姐对歌·····	(51)
我说中医·····	(53)
“辞典”之典·····	(56)
谒武侯墓·····	(58)
谒武侯祠·····	(60)
说“避讳”·····	(62)
崇名的末道·····	(65)
“补牢”赘语·····	(67)
忽然想到滟滩堆·····	(69)
闲话“刊物的取名”·····	(72)
当心二十年后·····	(75)
拟得半联·····	(78)
龙的祖先在黄陵·····	(81)
轩辕庙三叹·····	(84)
标题之类·····	(86)
招牌·····	(89)
飞将军缘何“数奇”·····	(92)
典故的出处·····	(95)
说凸·····	(97)
道凹·····	(100)
移花接木·····	(103)
法门寺前思绪翻·····	(106)
杂文的楞角·····	(109)
杂文的味·····	(111)

我恨苍颉·····	(113)
怜牛说·····	(116)
高树欣之非·····	(119)
“半斤八两”·····	(122)
识官之一法·····	(124)
“来如雷霆收震怒”刍议·····	(127)
“盲”的外延·····	(130)
制度上的折扣·····	(133)
七品怎是芝麻官·····	(135)
伪劣药品销毁之后·····	(138)
“仕途经济”别解·····	(140)
从一首词的异文谈起·····	(143)
某“月”而又今·····	(146)
好一个“爹”·····	(149)
呕哑嘲哳难为听·····	(152)
另一种“标准”·····	(154)
念念桑梓情·····	(157)
此饭可吃否?·····	(160)
差异·····	(162)
知识应升值·····	(164)
骨中香彻·····	(167)
正月里来是新春·····	(170)
中秋感言·····	(172)
除夜偶成·····	(175)
曹操的事后知之·····	(177)

曹操的三笑·····	(180)
民无信不立·····	(183)
且说“从零开始”·····	(186)
舀古的勺儿且留情·····	(188)
盗名·····	(191)
汉字臆测·····	(194)
“微服出访”别感·····	(197)
写在演出未了时·····	(199)
动真格的·····	(201)
“大有大的难处”·····	(203)
青春作伴好图强·····	(205)
《庄子》妙语解例·····	(207)
自然与惊人·····	(210)
贺“祸”·····	(213)
炼字拾遗·····	(216)
“不被理解”例解·····	(218)
写在丙寅岁首·····	(221)
天上地下·····	(223)
讹传·····	(226)
“二传手”新识·····	(229)
“外延”的“内涵”·····	(232)
扯皮的变迁·····	(235)
也谈“鲁化”·····	(237)
高下谋官术·····	(240)
后记·····	(243)

先向杂文求讽刺

“花边文学”的被人重视，大概还在於它能补察时政，泄导人情，一言以蔽之曰：代民立言。而民言这东西，又历来不为权势所屈，不为贫贱所移，不为富贵所淫，乃属于遗世而独立的存在，故而很有些真理性。它所推崇的，是真善美；所贬斥的，当然是假丑恶了。

这便决定了它不能做为小摆设。尽管刘勰将许多文体都归之于杂文，认为写杂文是“负文余力，飞靡弄巧”，不过也坦诚地承认：“各入讨论之域。”事实上，杂文一出，尤其是鲁迅奠定的新杂文一出，不惟语言和形象跻入了文学的殿堂，而且功能尤令其它文学品种相称羨：为时而著，为事而作，以天下为己任，而不笑吟吟取悦与人。因而对于慈禧吃腻了燕窝，有时也用窝窝头调口味，江“女皇”拉大旗招摇欺世，却口口声声称自己是“小学生”，倘不觉得酸溜溜，不置一辞，不发

一矢，反而再去歌颂一番，那便与杂文之旨大悖。

杂文立于世间，应是爱的大纛，憎的丰碑。此大纛，此丰碑，自然也有特殊的功能。只要不是不读书不看报之人，只要不是笑骂由你笑骂之人，大抵对此都会承认的；即使是遇杂文而变色、见杂文而切齿者，原由亦可能尽出于此。则看那花边里面，或讽或谕，或美或刺，有甚糊涂处。虽说其刚柔有别，起合各异，却自有风骨，其心也拳拳，其言也谔谔，拳拳谔谔，立下了多少人镜！而我们的杂文作家，长存抱柱之信，极尽肺腑之诚，砭时弊，惩腐恶，济世风，导人情，纵有贫贱屈辱缠身，刀枪斧钺加颈，可他们呢，依然的葵藿倾太阳，匹夫不可夺志！

我不知道，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杂文家，能这样关心国事。他们没有谄容，没有媚骨，不谋求自身安乐，不钻营高官厚禄，还不是，“欲为圣朝除弊事”，因此上，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？！

这等良苦用心，但愿我们的同胞，尤其是挂官衔的同胞，能够理解，能够共识；就是某些“公仆”同胞，也何尝不可由此得到裨益。这无需劳驾走出深似海的权门，只消在“研究”之暇，画圈之余，瞳孔里容进些许带刺的文字，肺叶中吸收些许新鲜空气，鼓膜上添加些许忠直之言，再择善以济苍生，那真是胜似焚香念弥陀了。倘若一见杂文就

摇头闭目，鼻孔里发出几声哼哼，甚或恨不得将杂文头挂高竿，以为如此便可弭“谤”，便可膨胀政绩，那才是天方夜谭。人们破坏了生态平衡，大自然便加倍报复了人们，这难道不足以举一反三么？若使得谄成之风动，救失之道缺，总有一天，也会捅出大乱子的，谓予不信，“文革”之鉴尚在！

所以遇到“花边文学”入了眼帘，万勿以有刺而弃之，短小而忽之。千虑一得，由非见是，更何况此类文章的作手并非全是愚者。每念其张直气而扶壮心，便不由人起了敬意，由此也想到了善写讽谕诗的白居易，因而也想起了套用他《采诗官》里的腔调：欲开壅蔽达人情，先向杂文求讽刺。

1986年12月24日

我之“明星”观

名伶变明星，实乃一大进步，称谓一变，名副其实，便不可同日而语，一下子激昂青云了。体育界此名词类比而来，奥林匹克精神一出，体育明星立时又风流天下。而今，影视明星、歌舞明星、体育明星……，浩浩乎若江河。相声明星之称似不雅，于是有了笑星。

星、星、星，亮灿灿，“光景照千里”，美滋滋，“银印佩天光”，在偌大的天幕上，占尽风情，煞是高奇，竟使得庸子凡夫们拭目以俟，来归相怨怒，但坐观明星。

孰料不观则罢，待得一观，反倒令人忐忑，为什么星儿老挤向一个领域，挤不下，还要挤，以致成流？那个银河，星星多得模糊一片，竟成了星云，而别的地方呢？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，南北东西四下望，星的分野，却为何争趋向文化体育，而我们赖以生存的主体——要将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部

们，那样广大，那样有声有色，却因甚空荡荡而不见“星”？

是无星之基础？恐怕未必。以我中华大好江山，数亿计大军，优良之文化传统，锐意之进取精神，聚合，升华，演变，形成星座和星系，委实不难。

是没有明星？那更不至于。这个，翻翻世界名人录，再看看我们那些出类拔萃的菁华，便清清如水。

然而此处的星，却不被同胞们以星目之，它倒象是个特殊的天体——“黑洞”，人们往往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不以其为星（正因其不是星，故尔在名分、待遇、收入诸方面，与星差距甚殊），当然更难让人热衷和崇尚，所以那些歌舞热，能搅得世态也摇摇摆摆地迪斯科起来，影视体育热，也使得国人觉得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。尽情怀之畅，极耳目之娱，无虑无忧，无牵无挂，恰似神仙一般，难怪人争好之，人争慕之，而能跻入星的末流，也身价十倍，而位于非星行业的前茅者，名姓却得再打折扣。尽管这里偶尔也有“泰斗”，那不过是内部的称呼罢了，知之者有几？不是我大不敬，请问问我们的同胞，是知道“原子弹之父”邓稼先的人多，还是知道末流歌星的人众？是知道“三钱”

（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钱伟长）的人众，还是知道三流影星的人多？倘若再论崇尚，我敢断定，较多的

人还是崇尚“明星”，若还不信，请用民意测验试试。

冷暖反差愈大，新闻也就愈出愈奇。有的科学家科研成绩卓著，晋升两级，报纸上是一笔悄然带过（好在还成了新闻），若是换个“明星”，不热闹非凡才怪呢。我们某些摇笔杆的，可能又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，去演义，去跟踪，去连续报道。难怪国人对明星们的一切了如指掌，即便举手投足，结婚生子，也是风流天下闻，而对科学技术，对国民经济，情况又是如何？

这里且拈来一则消息：1960年，中国的生产总值（GDP）与日本国内相当，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，至1985年又下降到五分之一。我又想，能否使我们赖以生存的“老基本”行业，也在人们心头热起来，热到令人崇尚的地步；使其佼佼者也能象明星那样，在人们心头闪耀。

光华争灿烂，我愿满天星！

1988年6月1日

刘姥姥的世故

刘姥姥两进荣国府，收获可谓大焉。头一次因联上了亲，便得了二十两银子，这对于一个小庄户人家，实在够可观的了。一文钱买豆腐能吃三天，何况是二十两“白花花”！第二次“打抽丰”打得更妙，竟打进了大观园，于是更是满载而归：一百多两银子，还有那“堆着半炕的东西”。恐怕二次出得贾府，刘姥姥真会为她的“吃头老母猪不回头”而洋洋自得的。

一个乡僻人家，和贾府八辈子不沾边，却能想到用王夫人这条线来拉关系，脑瓜子够灵的了。而进得贾府，便又土话俚语，顺溜滑光，更显可爱。你来你的雅，我来我的俗，在雅惯了的地方，俗自会胜雅的；你来你的阳春白雪，我来我的下里巴人，在曲高和寡的地方，下里巴人分明又是另一种阳春白雪了。你要捉弄我，行，插上满头花又有何妨，“今儿老风流才好”；你要拿我当笑料，行，

我就给你说个“老刘老刘，食量大如牛”。你逗我也逗，你笑我也笑，你笑我可笑，我笑我事遂人意，吃了喝了落两个，反正是，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老拔根寒毛，比我们的腰还粗呢。”

应该佩服刘姥姥的精明，在大观园的众位太太、小姐中间，使园内上下人等皆大欢喜，大概还是老于世故和善于逢迎，而此举正是成功的大前提。要不然，为何对贾府极有功劳的焦大，本来为了贾府好，就因不得个中真谛，结果惹得主子深恶，奴才痛嫉，被塞了一嘴马粪。

仔细研究刘姥姥的世故，受益匪浅。不说别的，就她的此等本领，就高明得很。既不用象乡邻那样，将东山日头背到西山，又不必劳神苦思，以求摆脱困厄，而是顺手牵来利益。况且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：腰壮气粗。倘若乡里有谁敢与她作对，恐怕她的一声“我找贾府去”，便足以震慑对方的。“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”，连补授了应天府的雨村老爷尚且认这个门子，乡里的区区几个活得不耐烦的，算什么东西！

无怪乎世故是那樣的入人青睞。它左右逢源，源丰而流胜；八面玲瓏，玲瓏而剔透。加之颂歌柔婉，諛風拂拂，何愁成不了近水樓台。“渠”滲到了，只須“上面的”金口一開，世故者的名呀利呀自然會爭先恐後而至；只要“上面的”貴手高抬，走后門的不學無術者居然也登壇說法了。今后